



小小说

妈妈去哪儿了

■邵远庆

母亲近期的行踪，愈发显得飘忽不定和神秘莫测了。

这种离奇现象表现在父亲去世之后。母亲经常天不亮就起床，简单洗漱后，便像做贼一样，悄悄骑上那辆破旧自行车独自出了门。母亲身体还算不错，但毕竟已年逾八十，走起路来步履蹒跚，花白的头发每天如深秋的树叶一样往下掉，乍一看，倒像一团突兀的拖把头儿。到底哪儿来的那么大吸引力，让一个连走路都摇摆不定的老人，甘愿起早贪黑、不辞劳苦地摸黑前行？

不愿让母亲早出晚归的原因，主要是从安全方面考虑的。城市的道路虽然平坦，但是个别年久失修的地方，仍少不了有凹坑出现，遇上阴雨天气，伪装后的凹坑便如怪兽的一张张血盆大口，单等着一些“倒霉蛋”在此人仰马翻。此外，“马路杀手”也成为创造交通隐患的主要因素之一。每次看到马路上被围得水泄不通的事故现场，我便提心吊胆，生怕地上或卧或坐的那个人，会是我的母亲。

父亲在世的时候，也存在类似习惯。但是那时是两个人，有母亲和他一路相伴，万一出现磕磕碰碰的，相互之间有个照应，最起码多了个“通风报信”的人，这让我那颗始终为之不安的心，多少增添些慰藉。

父亲和母亲都是从轴承厂退休的工人。从结婚那天起，父亲没离开过母亲，母亲也没离开过父亲。俩人没谈过恋爱，感情基础却坚如磐石，用“情深

似海”一词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年轻时上有老、下有小，吃苦受累大半辈子，退休后，属于他们的好日子才算真正开始，工资年年上涨，节节攀升。按本地的消费标准，父亲和母亲每人每天吃个猪肘子、吃“关德功”的烧鸡都绰绰有余，但是俩人节俭惯了，看眼前尽是好东西，却不知道钱往哪儿花。刚退休那阵子，父亲和母亲都是自带干粮出门的。除了硬邦邦的馒头外，母亲搜集了好几个空纯净水瓶，里面灌满凉白开，把自行车篓撑得满满的，一天的伙食算是准备完毕，然后就走哪儿吃哪儿了。也就在最近几年时间，许是看儿女皆已成家立业，身后再无任何后顾之忧了，父亲和母亲的消费观念才像气球上的脸谱图案一样逐渐放开——俩人终于在午饭时间，舍得掏腰包喝上一碗烫嘴的胡辣汤了。

看到家里质量低劣的盆盆罐罐莫名地增加，我不由心生好奇，便问母亲来源。母亲像个犯错的孩子，始终吞吞吐吐，不愿道出事情的原委。后来经过打听，我才知道俩人一早外出的原因：他们去“听课”了。一些外地来的人，抓住老人贪占小便宜的心理，以免费听课且有礼品相送的方式，达到自己高价推销劣质产品的目的。免费赠送的礼品，除了盆盆罐罐外，还有不知名的牙膏、化妆品、药物等，皆是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儿。但是他们所推销的产品，全与“健康”有关，而且价格高得惊人，少则数千，多则上万。说白了，一群披着白色外衣的江湖骗子而已。

我曾多次阻拦父亲和母亲，力劝他们不要再去听课，以免今后吃亏上当。父亲没说什么，母亲倒是竭力辩解，说他们只是听听而已，绝不会乱花钱。

我只能提醒他们，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时候。

果然，没过多久，我发现家里多了一台净水机。我便问母亲，多少钱买的？上当了吧！

母亲仍据理力争，说你只管装上去吧，它能保证让一家人不生病哩。

缺少说明书，我像“盲人摸象”一样摆弄半天，结果净水机没装好，反把两个脆弱得跟冰棍儿似的塑料接头给生生掰断。我气得七窍生烟，赌气将那台报废的净水机丢进他们房间。

现在，我怀疑母亲清早外出的目的，依旧是那种根深蒂固的“贪念”在作祟，为那些不值钱的盆盆罐罐、即将过期的牙膏或药片而拼命奔波。吃亏上当是小事，身体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咋向长眠于地下的父亲交代？

这天，我破例起了个早，并趁母亲不注意，悄悄尾随。母亲颤颤巍巍地从车上滑下来的地方，竟然是父亲的墓地。

我看见母亲掏出手绢之类的东西，弓着腰，趴在父亲的墓碑上遍一遍地擦拭，嘴里说，他爹，我又来找你说话哩……

我当即泪如泉涌，大声对母亲说，妈，我终于知道您去哪儿了！

川汇区诗词学会 丁酉年踏雪寻梅 作品选登

■刘永德

鹧鸪天

雅约城东不畏寒，功名余事慕清闲。赏冰宜走湖前路，观景还看雪后山。 飘五更，覆千般，琼枝玉树现三川。满园踏遍寻梅蕊，终见黄花绽笑颜。

■薛名

湖畔邀友踏雪留吟

东园梅放西山亮，碧水黄芦景任裁。飞鸟偶观石上立，游人远唤雾中来。稚童滑雪心无主，远客推声情满怀。薄暮寒烟空历历，回头再赏胜蓬莱。

雪后赏景三章

寒风侵碧水，残雪覆长堤。曲径梅花瘦，冰湖玄鸟稀。路滑牵墨客，日暖宴石矶。邀聚阳春后，闲亭唱柳笛。

诗邀寒雪后，湖畔沐香风。幽岸疏竹短，雀巢高树空。古稀吟栈道，孺子戏薄冰。回望土山远，半酣焉敢登？

一元刚复始，踏雪李园春。欲跨仙国界，恐惊瑞雪魂。疏林亲远客，玄鸟眷游人。唱和无归意，上言感浩恩。

(新韵)

■刘文德

鹧鸪天·踏雪寻诗

踏雪赏梅花未开，搜肠刮肚凑诗材。矮墙偶见花枝展，妙句即随灵感来。 开画境，敞诗怀。明珠美玉任铺排。阳春三月花争艳，锦韵华章细剪裁。

(新韵)

■路开

卜算子·踏雪寻梅

诗友冒严寒，齐聚公园处。为了寻梅遍采风，共踏冰雪路。 冷亦不觉寒，细访林间树。忽见腊梅道畔迎，喜占梅花赋。

(新韵)

■曾广彬

浣溪沙·冒雪访梅

梦里三番已在途，尊前及至早痴如。老梅树下变花奴。 枝底徘徊还任笑，雪中倾侧亦休扶。冷香饮罢一年无。

踏莎行

冻柳扶风，寒芦颭水。野兔冲雪轻飞起。 四围一派白茫茫，众生都浸冷光里。 瘦竹如人，嫩冰似纸。栏杆尽处谁闲倚？ 草灰旁露一痕青，向天犹诉心难死。

鹧鸪天·冰凌

无定生涯幻亦真，在渊为水出山云。化形成雪无悲喜，滴泪凝寒有果因。 千法相，一神魂。后生原本自前身。高悬檐下人同鉴，证此冰心未染尘。

散文

下雪的日子

■宁高明

在我很小的时候，村子里有很多黄鼠狼，它们总是在下雪天跑出来祸害人，将农户家养的鸡子叼走。那时候农户养一只鸡子并不容易，养一只鸡子就等于开了一家小银行。可不知为什么，那个时候总有那么多下雪的日子，总有那么多在雪夜跑出来的黄鼠狼。

如果没有黄鼠狼来捣乱的话，下雪的天气应该是很美的。大团大团的雪花从天空中落下来，飘飘洒洒像舞动的精灵，给大地披上一层洁白的纱。这个时候的村庄、田野，到处都是白茫茫的，那份纯净妙不可言。可惜的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生活不好，农家有存粮的不多，为了节约粮食，每天只能吃上两顿饭。到了晚上，我们只好饿着肚子早早地钻进被窝。

冬天夜长，天气又非常寒冷，我们好不容易进入梦乡，可在沉寂的夜色里总会有一阵鸡子撕心裂肺的尖叫声打破村庄的宁静，是黄鼠狼偷鸡子了。我的父亲来不及穿衣便冲了出去，他吆喝着，声嘶力竭，两种尖厉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在村庄的上空晃荡，渲染成恐怖的氛围，不断地刺激着我的耳膜，震撼着我幼小的心灵。我吓得大气不敢出，将脑袋缩进被窝。

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我的胆子也大了起来。有一年的冬天，也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们熄灯不到半个小时，院子里便传来鸡子的叫声，我来不及穿鞋就冲出屋子，黄鼠狼已拉着一只鸡子从墙下的水道钻了出去。等我打开院门跑出去时，我家的那只母鸡正尖叫着往前跑。我像我的父亲一样，大声吆喝着，冒着扑面而来的寒风和雪花，踏着脚下厚厚的积雪追了上去。我速度很快，不过半分钟的时间便追上了。只见那只母鸡往前一栽，再也没有声音了，一个巴掌大的影子在我面前一晃，飞也似的去了。在雪光的映衬下，我看到了一只小小的黄鼠狼，竟然和一只大老鼠差不多。

鸡子没有活下来，第二天早饭加了一道清炖老母鸡。

雪依然挥洒不止，我吃过清炖老母鸡背着书包去上学。这是我上学以来第一次下雪，我走在铺满积雪的路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心里充满好奇和压抑不住的兴奋，我感觉自己长大了好多，小小的黄鼠狼再也不是我心里的阴影，纷纷扬扬的大雪也不能阻止我前进的脚步。我坐在没有门窗的教室里，凄厉的北风裹挟着美丽的雪花吹进来，落在我们的头上



和书桌上，渐渐地我们成了雪人，教室里也白茫茫一片。

美丽的女老师教我们歌谣：

下雪的时候
教室变成了一间白房子
没有门
也没有窗

我们就在这房子里走进知识的殿堂

我们不是在唱，而是在吼，声音嘶哑，伴随着上下牙齿打战的窸窣声，回响在校园的上空。嘴里的热气在教室里缓缓上升，弥漫了整个教室。

我的世界就是从那个下雪的早晨开始的，并逐渐在我的面前鲜活起来，从此我的路越走越宽，从童话般的乡村一直走进美丽的城市。